

西方中古學術的使者——艾儒略

陸鴻基著
梁潔芬譯

位於明末拓荒者利瑪竇之後，而先於湯若望、南懷仁及其他御用天文師及清室寵臣的艾儒略，乃在華耶穌會士中的皎皎者。一六四一至一六四九年間，艾氏任「副省長」之職，為在華耶穌會士的長上。他遠離帝都北京而在南方工作，沒有像若干其他耶穌會士一樣，以鐘錶匠、天文家、外交官、機要大臣、測量師及御用畫師等身份侍奉皇帝；却以在野之身與士大夫結交，甚至贏得他們歸化信主。他吸引我們的興趣，不單因為他是第一個以中文編寫全球地理書、第一個將西方中古學術全面地以中文撮介、以及用中文撰寫亞里士多德派心理學的人，更因為與湯若望及南懷仁相比，他一生的經歷跟一般在華的耶穌會士較相似。因此，研究艾氏的生平有助於對在京的耶穌會士的工作有一個新的透視。

少年時期的艾儒略

在四個世紀前，剛好在利瑪竇來華那年——一五八二年艾儒略（朱略·艾厘尼）在意大利布雷沙城出生。他的家族雖屬布雷沙的「市紳」，但族譜上各人沒有遺下什麼輝煌彪炳的史跡。從他的姓氏可知這族人從城南二十公里郊外的一個叫「厘諾」的鄉村移居布城。除此之外，有關艾厘尼家族及艾儒

略的近親的記載非常有限。艾儒略的童年已無文可稽；但在一份屬於同期的文獻中，對他的青年時期有以下的敘述：

「艾儒略在耶穌會聖安多尼學校中教養成材，他除了得到學問以外，還學上熱心敬主，以致他被收錄為聖加大肋納瑟納善會的團員。在善會中他得到靈修上的進步，立志與世俗為忤，萌棄俗修道之念……。」

至於艾儒略在何年開始就讀於耶穌會學校，則無法得知，但相信不會晚於一五九七年。他在耶穌會靈修氣氛極濃厚的環境裏渡過他的培育時期。在學校內那數不清的善會組織，就成為孕育日後鐸品或修會聖召的溫床。當時學院裏有學生三百多人，僅於一六〇五年，在這三百多人中就有二十人申請加入耶穌會修道。經過挑選後，只有六人被收納。難怪當艾儒略仍在求學攻讀時，他的耶穌會聖召已露端倪。一六〇〇年他進入耶穌會初學院。

在兩年的初學訓練中，他勤修聖德。一六〇二年他宣發初願後，被派往巴爾馬的耶穌會哲學院攻讀哲學。

他在巴爾馬所獲得有關哲學及其他學科的智識，相信大部份基於葡萄牙哥因伯拉耶穌會大學所編的亞里士多德派教科書。這套學識就是他日後把西方中古學術介紹到中國的基礎，也就是他的中文巨著——「西學凡」及「性學粗述」的全部骨幹。

在他攻讀哲學期間，他的傳教聖召漸告成熟。在一六〇三年致耶穌會總會長的請願

信中，他昭示自己的意願，他「不但爲一份愛主而捨脫世物的強烈之情所吸引，更希望竭盡自己畢生的精力，爲那些被基督寶血所救贖，但仍未能獲得靈性之助的芸芸衆生而效命。」他請求被派往秘魯，但又承認對於前往東方或西半球都無所謂。

他第一次申請出國未遂。哲學課程完畢後，他被委任教於意大利波隆那的貴族學校。兩年的教職期滿，他就成爲羅馬學院的一名神學生。在這時期內，他可能與年方十七，正在日耳曼學院攻讀，而日後成爲大名鼎鼎的在華耶穌會士湯若望碰過頭。在一六〇九年，艾儒略終獲派遣往中國傳教而離羅馬，這時他早已在一年前領了鐸職。

在當時葡萄牙「保教」的制度下，所有東往亞洲的傳教士，都要從里斯本出發。艾儒略與兩位年青的耶穌會士一起，從葡京朝着中國出發。

因爲當時耶穌會士靠曆法的技倆而獲得大明朝廷的青睞，所以利瑪竇要求新來的傳教士必需嫻於數學而精於天文，因此，艾儒略在航程之中也觀測了一次月蝕，以鍛鍊天文學身手。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航程，歷盡波濤洶湧，險象頻生的海上生活，在一六一〇年底，艾儒略與同伴一行數人終於抵達澳門，展開他的傳教生涯，當時他年僅廿九歲。

傳教生涯

一六一〇年（萬曆卅八年）抵達澳門後，艾儒略一面稍事休憩，另一面在耶穌會的學校中任教數學及學習中文，於一六一三年方進入中國內地。

據記載稱：是年他與知名的教友徐光啓同行北抵上海，他被派遣前往開封考查當地

猶太家族所珍藏的一些希伯來文經典，但遭到拒絕。

一六一六年，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向明萬曆帝奏議驅逐一切傳教士離境，遂掀起第一次在華的教難。艾儒略於是與其他數名耶穌會士往杭州楊廷筠家暫避，在這個被迫的蟄伏期中，他盡量利用時光鑽研中國學問。

（當時在華的耶穌會士有十四名，其中八名是歐籍司鐸，六名是來自澳門的修士。不久之前，即一六〇八年間，利瑪竇曾清點在華的教友總人數，約爲二千人。）

當教難風波平息後，艾氏在杭州的活動漸告活躍。一六一九年，他給在布雷沙的同胞兄弟寫信，提及有二百六十五人受洗信主。這封信也是最早寄到歐洲，報導滿洲族崛興的文獻之一。

當時艾儒略仍在公教名宦李之藻及楊廷筠的庇護之下。一六二〇年，他爲李之藻的母親施行終傳聖事。

大約在這個時期，他受徐光啓的派遣，到揚州爲一位姓馬的官員傳授西洋科學智識。一六二〇年艾氏將馬姓官員歸化爲天主教徒，並予以付洗，聖名伯多祿。當馬氏被委任當陝西延安知府時，艾氏與他一起履任。稍後艾氏遷往山西絳州開教。他在絳州逗留的時日雖然不多，但在當地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山西又試植葡萄成功，解決了祭獻用酒短缺的難題。

一六二一年底，他回到杭州，並在那裏停留兩年，在此期間，他完成了三部引進西方中古學問的重要著作，並勸化了若干名當地的士大夫。

一六二三年，他在長江下游的常熟爲瞿式耜施洗。瞿氏後來侍奉抗清的南明桂王，並在桂林殉國。

翌年，艾氏在杭州結識剛在朝廷遭宦官魏忠賢誣害，而被逼罷大學士官職的葉向高。葉氏路過杭州返回原籍福建，乃邀艾儒略同行回鄉。耶穌會的傳教事業遂得此機緣而引進福建。從一六二五年（天啓五年）開始，福建成爲艾氏活動的中心。

當艾儒略於一六二五年抵達福建時，他並非是抵閩的第一位傳教士。在他之前，以及當他在該省期間，已有來自菲律賓的多明我會士及方濟各會士在福建活動。早在一五九四年，多明我會已在廈門居留。但托钵修士們沒有深入福建內地，而耶穌會在艾儒略領導下，成功地遍佈福建全省。

根據現存資料，吾人實難以按年逐縣追索艾氏在閩的行踪。大抵他和其他耶穌會士每年都涉足多處城鎮，每處逗留數週，然後翌年或每隔一年會重訪故地。在十數年間，有不少福建人改奉天主教。在一六三〇年代後期，該省的八個府城都各有一所教堂，而在較次的城鎮裏，共建有十五所小經堂。每年總有數以百計的人入教。一六三八年，一位由艾氏勸化的教友考證，認定數十年前在泉州出土的一批古十字石碑，是當地基督徒的碑石，這項考証標示了艾氏傳教事業的一個高潮。

一六三八年，艾氏的工作遇到一點阻礙，這是預示「禮儀之爭」將於下個世紀來臨的不祥之兆。當年有幾名在台灣的多明我會士，以不容忍的態度和不妥協的政策來對待當地人的祭禮，結果引致地方騷動。這件事不久蔓延至福建內地，導致省內對基督徒的逼害。境內大小聖堂均被充公，基督徒遭到監禁及罰款的懲戒，傳教士們包括艾儒略在內，被遣返澳門。直至翌年，經過艾儒略交好的官員鼎力襄助，教堂才告重開，傳教工

作才能恢復。

一六四一年（崇禎十四年），艾儒略受委爲耶穌會華南區的副省長及長上。當時約有國籍教徒六萬至七萬人之衆，教務最蓬勃的地區是由艾儒略一手開教的陝西及福建兩省。

當時，明王朝面臨崩潰，國內四處都是農民起義，關外則有滿清虎視眈眈。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之後，艾氏爲逃避戰亂，匿在福建西部山區內，於一六四九年（順治六年）在延平逝世，享年六十七歲，遺體葬福州北門外。

艾氏一生傳教事業，遵照利瑪竇經過多年嘗試及驗證的策略——謀求天主教教義與儒家思想和習俗的協調。他的事業可與利氏在一五九〇年代及一六〇〇年代的行蹟互相輝映。艾氏的中文名字—艾儒略—足以反映他的方法。

艾儒略及其同伙採取何種傳教步驟呢？耶穌會士早就決定，不採取被士大夫階級認爲粗卑的在街頭佈道的那套方法，因爲這樣做很容易導致破壞公共安寧及引起訴訟。耶穌會士寧願採取個人接觸及小組聚集的方法，與智識份子作學術性的談話及討論。傳教士們首先附屬在當地士大夫圈子的外圍，繼而正式成爲文人雅士的一員。他們提出哲學性及宗教性問題，有時也會傳閱書籍，登門造訪，參加雅集等等。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博學會得到令名遠播。人們自然會進一步地向他們提出問題，這時才開始直接的勸化工作。

現存有若干種艾氏回答士大夫詢問歐洲學術、西方生活、及基督宗教信仰問題的書籍。其中一本記載艾氏與葉向高互相問難，討論基督教義中人靈不死不滅的問題。與葉

氏的討論，也許是艾氏與福建及其他地方士大夫討論方法的典型。因他在福建居留期間稍長，故在當地能廣結交誼，成爲當地知名之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閩中諸公贈泰西諸先生詩初集」抄本一冊。全部輯有由七十一位名士贈予「諸泰西先生」特別是艾儒略的詩篇。這七十一位贈詩的名士來自不同背景，由官居大學士至不見經傳的布衣；有東林黨的支持者以及與宦官扯上密切關係的人物，他們大部份是仍未信教者。姑勿論詩集的內容能否代表士大夫的「典型」意見，但各名士異口同聲對艾儒略及其同伴遠涉重洋之勇毅，純潔高尚之品格，博聞廣識的學問，深表欽佩。還有在一六四〇年，東林黨烈士左光斗的弟弟左光先知縣，向縣民發表告示，表揚艾氏等人的道德和學說，並勸令在他管轄下的人民，尊重天主教書籍和教義。

不單友儕之輩，而且自稱艾氏對頭人亦聲稱艾氏及其耶穌會士的令名顯赫。曾有一儒士，因跟隨利氏及艾氏之衆不斷激增而生恐懼之念，故撰寫二書指責艾氏之教爲異端邪說，文中語氣雖然凌厲逼人，但未有隻字攻擊傳教士廉明高雅的品德。一位福建仇教之士又在另一冊籍上寫載：「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

著書立論

艾儒略的傳教工作，不單利用個人接觸，或與士大夫論學方式進行，兼以論著廣傳於世。艾氏是一名多產作家，他的文理通達恰當。作品的種類計有：利瑪竇的傳略、新

舊約聖經的節譯、耶穌與聖母的生平、靈修小冊子、幾何學的教科書、講道及論道集、全球地理、西方學術大全、以及亞里士多德派的心理學。他是將西方中古學術傳入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在耶穌會士與當時中國信徒合力編譯基督教學術的中文叢書工作中，艾氏積極參與這項艱鉅的譯著工作。「天學初函」就是這項偉大工程的結晶品，而艾氏的「西學凡」正是這套叢書的綱領。他真可稱爲西方中古學術的使者！